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七十一回 濟寧州財心親師範 補過處正言訓門徒

且說譚紹聞近日光景，家中費用，頗欲賦「室人交謫」之句；門外索討，也難作摧沮敗興之詩。夏逢若雖日日著人來請欲求幫助，爭乃手頭乏困，無以相贖。初喪送過十兩，已屬勉強。只得推著不去，也顧不得姜氏一段深情。日日只向盛宅想討本身二百兩銀子，以作目前排遣之用。一日攜德喜徑至奶奶廟街。到了大門，滿相公陪著，上了大廳。盛希僑恰在廳上，同一個蘇州戲子講唱戲的話，說：

「本日戲間一天，唱一本兒，明日再往城隍廟去唱。」戲子見有客來，縮身而退。盛希僑道：「來的正好。」譚紹聞未及坐下，盛希僑早向條幾上拿過有字的一張紙，遞給紹聞道：「你看這罷。」譚紹聞接紙在手，只見上邊寫道：

本縣蒞祥已久，每遇兄弟構訟，雖庭斷判決，而自揣俗吏德薄，毫無化導，以致人倫風漸，殊深退食之慚。茲據該生所陳，情詞愷惻，尚不失故家風規，可矜亦可嘉也。姑免伏階，以杜鬪牆。准銷案。

譚紹聞道：「這是何日批的？」叩盛希僑道：「就是昨日批的，叫寶劍兒對你說。」寶劍道：「小的那日遞字，老爺坐大堂。有許多人遞狀遞呈子，老爺叫站東過西。點罷名，就在大堂上看一張，批一張。也有問住原告，說要打他，趕下去的；也有吩咐本日即拘，午後候審的；也有批過刻下發於承發房填狀榜的。小的央承發房寫個批稿帶回來，承發房說：『忙的要緊。舊日老爺都是接了狀，遲了一兩日才發出來。惟有這位老爺性急，並不與內邊師爺商量，當堂就批，發房就叫填榜。堂上問完了事，就要過朱。你去外邊少等，俟榜發後，你各人抄了去罷。』小的又隨即與原寫代書十個錢，少刻就在照壁上抄的回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事怎的與令弟清楚呢？」盛希僑道：

「我昨日已處明了。這種事若請人和處，不說我的親戚都隔省，就是央本城朋友街坊，我就羞死了。我只把舍二弟叫到後樓下，同著家母，我說：『把那兩頃地，你與你嫂子各人一家佃戶分了罷。』舍二弟尚未說不依，我老婆說就是外父做官，在任上與他的私積，毫不與盛宅相干。只是信口兒胡嚷。我想著打他，他上了樓，放上門帕子，一片胡吵。舍二弟又提起一千二百銀子，說是我舊日賣業偷剩下來的。我懶得與他分辨，也不提山陝社、賢弟銀子那話。我只說：『與你一半五百兩何如？』舍二弟又跳出院子嚷。我只是氣的要死。我說：『娘說句話罷。』母親說：『地全是他嫂子的，銀子全與瑗兒罷。』我說：『好極！好極！』我即刻到賬房，取了那一千銀子，在樓下過與他。他說聽的極真是一千二百兩。我急了，賭了個咒，這才依了。你說是該這樣處不該這樣處？」譚紹聞道：「但只是我那二百兩，用的甚急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咱的生意是做不成了，我扣下你的二百兩做啥哩？我已叫滿相公安插。——老滿，你問的銀子何如？」滿相公道：「原有一宗，只是三分四分息，說不妥當。我已托人與他三分半，今日日夕等回信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如此，我回去罷。」盛希僑笑道：「我不騙你的銀子。」

日夕有信，明月我著人送二百兩。倘不足用，咱再商量，倘今日揭不出來，晚上先把賬房八十兩帶回使用著。我叫老滿再與咱酌處。」

話猶未完，寶劍兒來請看戲。盛希僑道：「快請二爺去。」那個蘇班老生拿著戲本兒來求點戲，盛希僑道：「不用點，就唱《殺狗勸夫》。」戲子領命而回。只聽得一聲號頭響，鑼鼓喧逐，盛希僑道：「咱去罷。」譚紹聞、滿相公俱到東廳。戲子說了關目，演將起來。

盛希僑道：「二爺哩？」寶劍兒道：「二爺去王府街說一宗緊話哩。」滿相公走到盛希僑跟前，附耳道：「王府街姚二相公，與二少爺合伙計做六陳行哩。」盛希僑哈哈笑道：「發財！發財！咱就看咱的戲，不必攬二老爺的貴幹。」

卻說譚紹聞眼中看戲，心中有賬，遂不覺背上有芒，氈上就有針了。意欲挨至晚上，那滿相公日夕見回信的事，必有實確，只得強坐著。那戲唱到殺狗時，盛希僑問寶劍道：「大奶奶在後邊看戲不曾？」寶劍到堂簾邊問了一聲，簾內丫頭應道：

「大奶奶在這吃茶哩。」寶劍回復了。盛希僑大聲道：「看！看這賢德婦人勸丈夫，便是這樣的。滿相公，取兩吊錢來，單賞這一個旦腳。果然做戲做的好，我心裡喜歡。」滿相公到賬房取了兩千錢來，盛希僑吩咐寶劍兒賞在場上。那《殺狗勸夫》的旦腳，望上謝了賞。盛希僑道：「世上竟有這樣好女人。」滿相公道：「戲是勸世文。不過借古人的好事歹事，寫個榜樣勸人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做勸世文的人，也是抱了一片苦心。其實與他也毫無要緊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正為他說的毫不乾己，咱自己犯了病症，便自覺心動彈哩。」

不多一時，見寶劍兒向滿相公耳邊唧噥了一兩句，只聽得滿相公說：「不行也罷。」譚紹聞料到揭債無成，不覺暗歎了一句道：「事不諧矣！」

霎時戲止飯熟，都到廳上用饌。飯畢，譚紹聞要走，盛希僑再三挽留，譚紹聞堅執不允。盛希僑道：「戲今日只間一天，我所以說叫他唱唱。若明日還有戲時，我斷斷不叫你走。老滿，你把賬房八十兩，交與譚賢弟。你明日再問一大宗，除交譚賢弟一百二十兩外，剩下咱使喚。」滿相公到賬房拿上廳來，盛希僑道：「權收下這八十兩，你且濟急。後邊事咱再商量，遲早咱要做個生意才好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是了。」德喜兒將銀子包封拿著。盛希僑道：「老滿送客。」又細聲道：「我到戲上再叫他加上些做作，好勸化那攬家不賢的人。叫他再添上兩句，說：『這是俺丈夫家兄弟，不是俺娘家孩子他舅。』」譚紹聞笑道：「這才化的太太們明白。」說著，盛希僑已跑過東院去。滿相公送譚紹聞至大門而回。

卻說譚紹聞到家，雙慶曆數了今日討債之人，譚紹聞好不悶悶。到了晚上睡下，左盤右算，端的無法。忽然想起妻師爺來，現在升任濟寧州，路途不遠，何不弄些貨兒，走走衙門？

一來抽豐，二來避債，豈不兩得其便？

算計了一夜，次日早晨，便使人到城南把王象蓋叫到家中。

譚紹聞道：「我一向不曾叫你管事。如今我要上妻師爺任上去打個抽豐，想叫你跟我去，與你計議。咱幾日起身呢？」王象蓋道：「要上濟寧去，只可備些土物瞧瞧師爺，不可弄東西銷售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說的是太平車兒話。我如今諸事窘迫，是要借妻師爺做官體面，把東西出脫。或是同僚屬員，或是鹽店當商，或是本地交官紳衿，送他些東西，價一償十，得了銀子濟急的意思。」王象蓋道：「這事妻師爺必不肯做。妻師爺念大爺舊交，與大相公師弟情腸，要送銀子時，胸中自有定見；有東西銷售也不得多，無東西銷售也不肯少。況銷售東西，薦長隨，未必不與官方有礙，且先薄了妻師爺與大爺相交情分。」

王氏聽見道：「王中你且下樓吃飯去。」王象蓋退身而出。王氏說道：「一個男人家，心裡想做事，便一刀兩斷做出來。你心裡既想上濟寧尋你先生幫幫，他該幫你多少呢？萬一你先生說：『我想替你打個外轉兒，你空偏手兒來，叫我也沒法。』正是俗話說，巧媳婦做不上沒米粥。到那時，你該再回祥符來辦東西不成？明知王中好說扭撥掃興的話，你偏偏又叫他回來商量，弄的你三心二意圖啥哩？」譚紹聞道：「我是出遠門，得他跟的去才好，王中牢靠些。」王氏道：「德喜兒近來極中用，就叫他跟的去。那王中若跟你從濟寧回來，他一發有了功勞，往後你不調遣他，他還調遣咱一家子哩。你不信，你試試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到底王中牢靠，德喜孩氣。」王氏道：「王中見了你先生，他墊上舌，你先生還要給你氣受哩。你還想銀子麼？」這受氣二字正觸著譚紹聞的毛病，說：「也是。我再酌度。」

飯畢，王象蓋到樓門邊，意欲有言。王氏道：「大相公是叫你商量，他去了，叫你時常到城裡望望。別的沒事，你回去罷。這是二兩黑藍線，撈回去叫大兒使用。這是兩副綠帶兒，也撈回去，叫他母女兩個紮腿。」譚紹聞接過遞與王象蓋。王象蓋已知話難再說，只得悵悵去訖。

這譚紹聞得了母親慫恿，叫德喜跟著，拿了銀子到筆墨鋪、綢緞店置買東西。裝了一個皮箱。又買了商家個桐木貨箱，裝上筆墨。遂叫的小車行僱一雙手孝感車兒，擇日起程。王氏叫巫翠姐整了饒行小內宴。次日出門，皮箱貨箱煞在車上，襪褲被窩裝在一旁，譚紹聞或坐或走，公然是個走世道、串衙門的行徑。

過了黃河，曉行夜宿，到了濟寧。飯鋪吃飯，先問婁刺史官評，真正個個念佛。又問在署不曾，那些人道：「聽的人說，朝廷修淮河高家堰，叫回空糧船，裝載山東物料。婁老爺驗放，不在衙門。」譚紹聞急問：「何時回衙？」那些人道：「俺們不過只聽說，大老爺為辦這事不在衙門。那回來的事，俺們如何知曉？相公到城中問，就明白了。」譚如聞聞此，徑自添上一個悶字。但既已到此，只得進城。

到衙門口一個飯鋪內，脫去行路衣服，洗了手臉。皮箱中取出新衣換了，護書內取出門生手本。推的車到儀門停住。德喜將手本投在宅門，門上接入內傳。內邊正是婁樗管理內務，見了手本，急喚兄弟婁樸說道：「譚世兄來了。」二人急忙到了二堂。傳說有請，譚紹聞進來。兄弟二人扯住手，到了書房一一匾上題「補過處」一一坐下。正是他鄉遇故人之喜，忙傳搬運行李，德喜磕了頭，自去照料。這些湯沐盥盆，點心食碟之類，不必浪費筆墨。

譚紹聞問道：「老師何時回署？」婁樸道：「昨日有人來說，發了二幫。如今三幫想已將完，約略十日即回。」婁樸問省城中舊好，遂說起張類村老伯得子之喜，又說起寄居宅外之事。婁樸道：「只要這小賢弟成人，也不枉張老伯一生忠厚，省的大家相好的，每日替他牽掛這宗事。他今既與賢弟相近，你需要縈點兒心。」閒話到晚，即與婁樸在內書房聯榻。次日早，拜兩位幕友。一位年尊的是浙江山陰人，約有六旬以外，姓荀，表字藥階，長鬚鬢腰，與婁潛齋賓主已久；一位年紀二十五歲，姓莫字慎若，就是荀藥階表姪。二人旋即答拜訖。此後便在東房清籟堂上同飯，晚間共酌。夜深，自偕婁樸在補過處對臥。單候刺史公回署。

到第三日夜酌，這荀藥階善飲，莫、譚、婁三位少年相陪。

譚紹聞略露一點銷貨口角。荀藥階道：「譚世兄與太尊師生舊好，何事不可通融？但弟於太尊初任館陶時，便是賓主，至今又謬托久敬，知其性情甚悉。就不妨在世兄前，交淺言深。總之貴師做人，是一個最祥慈最方正的。即如衙門中，醫卜星相，往往交薦，直是常事。貴老師遇此等事，刻下就送程儀，從不會面。即有薦筆墨、綢緞、山珍海味的書札，貴老師總是留得些須，十倍其價以贈之。或有送戲的，署中不過一天，請弟們同賞。次日便送到隍廟，令城中神人胥悅去了。三日之後，賞他十兩銀，就完局。若戲子求別為吹噓，貴老師從不肯許，也不見且腳磕頭的事。久之，諸般也漸稀疏，近日一發全無。譚世兄或有所攜的貴珍，貴老師必不肯累及同僚州縣以及本城鹽、當。依弟愚見，倒不如韜擯為高。」譚紹聞心中暗道：「誰料王中竟成了一個做大人的知己。」婁樸道：「家父性情方正，或者不免有得罪人處。」荀藥階道：「弟在山左作幕已久，初到濟南府，口尚無須，今已成蒼然叟矣。官場所經甚多，見那營鑽刺、走聲氣者，原有一兩個爬上去的；而究之取厭於上司，見嗤於同寅，因而挫敗的也不少。有一等中正淳樸，實心為民的官，因為不能奉承上司，原有幾個吃虧的；內中也極有為上司所默重，升轉擢遷的。即如今尊老先生，何嘗曉得通聲氣、走門路？一般也會升轉。前日青州府缺出，省城敝友有個秘信，說濟寧有分。所以說躁者未必得，靜者未必失。做官只留下自己人品，即令十年不擢何妨？後來晚生下輩，會說清白吏子孫，到人前氣長些。若喪了自己的人品，即令一歲九遷，到卸卻紗帽上牀睡時，只覺心中不安；子孫後來氣短。不見章惇為相，子孫不敢認他是祖宗，這是何苦的呢？即如婁世兄，異日自是翰詹仙品，那就不用說了；萬一就了民社之任，即照令尊這樣做官，就是個治行譜。」三位少年莫不拱手心服。更漏三鼓，各分手歇訖。

譚紹聞與婁樸回到補過處同睡。譚紹聞道：「荀先生所言，句句有理。」婁樸道：「此是幕友中最難得的人。第一件品行端方，第二件學問廣博；那案卷諳練，算法精通，特是末技。所以家父做官這幾年，賓主再離不開的。」睡下夜景不提。又過了數日，婁刺史回衙而來。進了內署，徑到補過處。

譚紹聞上前叩首行禮。這婁潛齋桑梓誼重，桃李情殷，一手挽住紹聞說道：「你原該來看看我，我也極想你。看你容顏，也就蒼疏上來。」紹聞叩訖起來，照位各坐。紹聞道：「老師在館陶時，門生就要瞻依，爭乃諸事牽扯，不能前來。近日隔違太久，渴慕愈深，所以特來。」婁潛齋道：「你爹爹是舊年埋過的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彼時多承老師賜賻。」潛齋道：「少年迫局，永訣已過十年。賢契今日形神，酷類你爹爹三十歲時的狀貌。在賢契原自不覺，我卻不勝存歿之感。樗兒，樸兒，你們年輕，要知你譚伯壯年的相貌，你就看這光景。古云：父子之間形不似而神似。今且神似而形並似。我已漸入老境，對此不覺喟然。」在婁潛齋說的，原是朋友深情。在譚紹聞聽來，早已小鹿撞心，只是低頭不語。

小廝請洗臉，婁潛齋因道：「我竟是餓了。我暫且回去，吃個點心。連日不在署中，案牘想已盈案。你們相陪說話，我等少暇，好好細敘家常。」自回後署去訖。到了次日，紹聞道：「前日未見老師，所以不敢稟師母安。今已見過老師，懇世兄到三堂代稟，說小弟拜見師母。」這婁潛齋家法森嚴，宅眷住的內宅門，從無外姓傍個影兒。婁樸代稟一聲，內太太傳出：「說明已知，後堂窄狹得緊，不勞罷。」

紹聞只得行了遙拜之禮，婁樸、婁樸二人還禮訖。

一日，樸、樸兄弟稟於潛齋道：「譚世兄有帶的東西，求衙中銷售。」潛齋不覺失聲歎道：「品斯下矣！」婁樸道：「前日聶先生求銷售，咱尚有贖價。何況譚世兄世交，豈不念譚老伯生前素好。」潛齋道：「正為此耳。當日聶先生乃誤受冠縣駱寅翁之薦，延之幕中。誰知此人竟是這個光景：出門拜客，要坐大轎，揀到黃昏，定打燈籠。其實做官的，常欲然不足。」

他那個光景，竟是前世焚修，今生積到了幕友地位。人前故作傲態，背地裡異樣輕佻。我實是耐不得，卻又礙於情面，不知費了多少委曲周旋才辭了他。前日他求銷售東西，他跟的尚升到了簽押房磕頭。我問聶先生近況，尚升說：「聶先生到了濟南府，各色兒去乾，不上半年，把束金化完了。一年沒館，就是夏天當皮服，冬天典紗衣。不得已了，才弄些東西走衙門。」我為他一年筆硯之勞，所以前日差人上省公幹，送了他二十兩薪水之資。不料今日這般舉動，乃出吾徒。不說我授經之恥，正是使你譚伯蒙羞於地下。我若是依世故場上，胡亂給他周旋，豈不是幽冥之中，負我良友？你們係世兄弟，便於說話，千萬不可叫他抽豐意思露口於我，好留他多住幾日。臨行我自安排。」兩人會意聲諾。

到了次日，該擺酒款待。小廝們到清籟堂掃地措幾，潛齋吩咐即在內書房設席。午堂已畢，三主一客，俱在補過處內酌。

潛齋乃是師尊，南面正座。譚紹聞坐在東邊，樸、樸兄弟西邊相陪。斟上杯時，婁潛齋道：「連日未得說說家常，今日少暇，問問咱祥符事。」因說及孔耘軒選官上任與否，並張類村得子之事，婁潛齋不勝代喜。但紹聞把賣房一事隱起，只說是借住的。至於張宅醋談，紹聞也不敢過詳。因問及程嵩淑，譚紹聞道：「年來不曾見這位老叔，因此不曉的這位老叔近日何事。」婁潛齋道：「我卻曉的他近日所為。他近日選《宋元八家詩選》，前日有札到署，叫我作序文。你程叔並不曉的，我每日簿書案牘，荒於筆墨，怎敢佛頭加糞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那八家？」婁潛齋道：「宋四家尤、楊、范、陸，元四家虞、楊、范、揭。」

潛齋又指陳八家中之次最，這紹聞那的能答。婁樸只得躬身回應。譚紹聞恨不得另岔話頭。婁潛齋因道：「賢契近日所為，我頗知一二。像是嫖、賭二字，賢契已破了令尊之戒，家業漸至凋零？」紹聞道：「門生少年狂悖，原為匪人所誘。這也不敢欺瞞老師。但近日愧悔無地，亟欲自新，所以來投老師。」潛齋道：「賢契果然改悔，歸而求之，你程叔便是餘師。據你說年來不曾見他，則此中情事顯然：大約是你不敢見他；你程叔不屑見你。他是個性情亢爽、語言直快的人，我們年齒相若，尚以他為畏友。但接引後進的婆心，你程叔卻是最熱腸的。賢契若肯遵先君『用心讀書』的遺囑，不用你親近正人，那程嵩老這個正人，先親近你了。但他的性情，遇見好的，接引之心比別人更周；遇見不妥的，拒絕之情比別人更快。你如今即到衙門，若肯立志向上，我就一力擔承。你家下事，咱商量著，替你區處。前輩說：子弟不可隨任讀書，不惟無益，且壞氣質。」

惟我這個衙門，紗帽下還是一個書生，二堂後仍然是一個家居。

迂腐兩個字，我捨不得開撥了；俗吏兩個字，我卻不肯聊復爾爾。我時常在省下與同僚相會，見有幾個恁的光景，自謂得意官兒。我今日也不忍把他那形狀，述之於子姪門人，傷了您類村伯所說的『陰鷲』兩個字。所以我這衙門，尚是子弟住得的。

到明日即令德喜帶回家信，說你在我衙門讀書，你母親也是無慮的。就立起個課程，講書會文，我即顧不的照應，我不惜另為延師。賢契以為何如？」這紹聞雖怯於讀書，卻喜於避債，有何不肯？但心下想著：「我與婁樸同年上學，並頭比肩。他今日已列科名，指日還想大魁，我是一個白丁。到會課時，婁樸自是韓潮蘇海，我學業久既荒廢，只怕出辭氣時，那鄙、倍二位尊客，筆尖兒一請即來。如何是好？」少不得堅以念母為辭。其實只願老師給銀子，且多著些才好——這又是譚紹聞心曲內默禱的兩句話。

正飲酒間，忽的小廝拿一張稟帖來，上邊寫的：「為報明事」——乃是南鄉四十里，鄉民毆打，登時殞命的案情。婁潛齋即吩咐相驗，叫仵作刑房伺候前往。紹聞道：「天色已晚，明日早去何如？」潛齋道：「賢契那知做官的苦衷。從來獄貴速理。人命重情，遲此一夜，口供就有走滾，情節便有遷就。」

刑房仵作胥役等輩，嗜財之心如命，要錢之膽如天。惟有這疾雷不及掩耳之法，少可以杜些弊竇，且免些鄉民守候死尸，安插銀錢之累。」因回顧婁樸道：「我常叫你用心讀書，寫楷書，留心古學，中了進士，必定翰苑才好，將來好登清要。不然者，歸班就選，到一行做吏時，少不了目睹死屍，還要用手揩擦。」

遇見一起子強盜，鏑鎖一堂，鬼形魔狀，要在他口裡討真情，豈不難甚？即如今日師弟、父子、叔姪正好說家常話，陡然就要出城四十里。兒輩不必以我為憐，只以我為鑒，則讀書之心，自然不煩繩束而就緊了。」說完，更衣出堂，雲板響亮，自赴南鄉而去。

這婁樸、婁樸方恨大人未能盡情垂訓，這紹聞卻倖恩師暫輟了直言讜論，心中暗自快活。因此得與同輩聯坐，少不拘束了，豈不快哉？

次日潛齋回署，與荀先生商量申詳命案的事，不必旁及。

譚紹聞在署中作何光景呢？且聽下回分解。